

理

詩通三頌卷四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明徵編錄

清廟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于齋百工倅從王于周

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為宮室象貌之耳。○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此詩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首句要見新率諸侯以祭意。

肅雝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雝之德也對者相
對之謂以心契心景仰昭事如將見之布武而行則太
疾言趨事之敏如將弗及也亦根心言但對從神之在天
來奔從主之在廟來耳駿奔正是其對越處通本肅雝秉
德說顯者昭明不昧之謂承者恭敬奉持之謂無射者至
精至粹盡善盡美克當人心而不為人所厭也即于顯承
見之人字從指天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舉廟中以見
天下也
不顯不承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歟言其光明之也是
不承順文王之德歟言其承順之也以辭最好蓋不顯承

承緊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
見于人心也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
且和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
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箋曰告太平者居

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率而崩今

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

禮作樂

通詩只重贊文王之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篤字。俱根純字來。

天之命自元化推行言。不必以賦予萬物為命。天命聖德並言。還重合天意。若說天命不已。是提出文德源頭。又分命與德為兩層矣。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處。於穆不顯。只贊嘆之詞耳。然亦須蒙於穆渾。說到不已上。說不顯亦然。不已者。玄機之所運。循環無端也。文德全以本體論。純只是如其本體。不曾有一毫人欲之雜而已。不雜即無間。即是不已。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

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大雅所云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穆。正與天命之於穆相應。作豈不顯者。是非。

假以溢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為德盛者。澤必長。故深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時說。溢者。故佑後人之意也。收之句。連下句。一氣說。謂受其恤而順我。文王之德以行。不敢有一毫拂戾也。篤者對我而言。我既順之。後王又順之。世世相襲。便見厚矣。○箋云。魯猶重也。自魯孫以至無窮。皆得稱魯孫。

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盈溢也。則假以溢我。是文德大而
其澤溢以及我之義。○箋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
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周禮六官之
職也。則假非聲轉。溢非字訛。今即將假作假如義者。亦還
比何以為直截。
體之身為德。昭于天為神。垂于後為道。然詩中無此許多
名目。不如只一德字為渾成。

維清

序曰。表象舞也。○劉氏曰。文王之舞謂之象。

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

清是奉行昭布之意。與熙字義同。緝熙重在緝上。謂清明

之有常也。典是文王致治之典章。皆精神所運用。不必將
禮樂政形填塞。肇禋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
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創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有
成治功成也。禋即在有成上着。蓋據已然之治功。知其為
萬世太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明緝熙。

箋以象舞為武王所制。象用兵時擊刺之舞。則肇禋。迄用
有成。當尊重創業。

烈文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儀禮賓三獻

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全肯重報功。上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

烈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烈字正贊文字為國君故稱
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社福自王者身上言保之二字即指
社福言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子孫保之為無疆之實
無封是守我周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廢是遵我周九
式之規而費出有經崇是尊禮褒賞之意此二句不重只
以平日在國之盡職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繼序
其皇謂繼諸侯相傳之序而益昌大之也

無競四句與柳詩不同從重感人此重無競不顯道即日
用彞倫為天下所共由故泛言四方德是人心所同得而
臨民御衆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註中先王之德已兼道

字曰用此道者猶云用此術也前王不忘即廟祭時對我
駿奔如將見之之意是近指其思慕前王之心來點醒他
使其惕然有感却不曾說破勸勉意

此詩後兩節只是念助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國後勉以不
忘語氣藹然

天作

此詩首尾要重在太王以岐山興上荒之康之保之俱指
高山言天作字與作邦作字同治荒而謂之荒猶治亂
而謂之亂也荒如後田居民等事即下所謂彼作此句最
重康以治岐之政言當帶在太王下說彼祖二句要入大

王上承天命。下啟文謨。意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直是彼同維翰氣象。子孫所指者遠。保謂脩德。以世其業也。註中當字要看。止從太王創業艱難來。

昊天有成命

此詩頌德。處全要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分明是敬止。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于此。言二后之受命。正起成王之保命也。宥密摠是形容其心。上外無德矣。積德便是基命。盡心盡其緝熙之心也。正與不敢康相應。

成命是一定不移之意。不敢康直是所共無逸。與所言夙夜敬止是也。德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憑籍者然。故曰基

命。此亦是後人追誦語。若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常。不知何以祈天而已。宏深茫然無際。淵乎不測也。淨密機緘。渾然毫无滲漏也。全在心体上。看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靖者。政清刑平。禮陶樂淑。天下皆得休息也。肆字。就成王時言。蓋照注保其所受之命。是對二后受之說。不應認是後王。

我將

詩肯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奠天之享。說文王右享。處可補出天來。若冀天及畏威。保之。處却不必強補。文王通玩自見。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奠天之享。而又不取處必其享。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親。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葉結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蒲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奉而進之曰特。奠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禮儀具備。與圓丘不同意。維天其右之。奠望居多。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而顧其尊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則象肖之為儀。矩矱矜之為式。顧畏持之為刑。日靖四方。日以此典靖天下也。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層。此是文。

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伊緞祭時稱仰之詞也。既右享之。亦是奠望之語。不必泥註中必然意。

天威即陟降日監。及爾出王游衍意。時保時字。送風夜生。來右享與降監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監自神意之鑒。其誠言。降監又原右享之意。須知首節詞氣便凜。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清四方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邁

此詩以昊天矢之為主。首以奠詞發端。次言子之。上實未言保所為子之。上命俱自巡狩一時言。

時邁其邦言乘干戈甫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此乃革命之後最初一巡。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亦勿認時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字之以命為棟入主言。其字勿泥註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

此二句是下文綱領。朝會祭告。正是時邁中事。子之內就包得下方序維后意。後二節兩允字。政典此其字相應。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嶽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于巡狩之方焉。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實字一直貫下。震者

自我動之。下震字則彼有震動也。震之猶未是慶讓黜陟。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震疊是天下諸侯善者求信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悚然恐懼意也。懷訓來是來格來享。柔訓安。是無怨無恫。靠我去懷柔他說。及字中則有神為我懷為我柔意矣。百神該得廣。河岳特舉其大者。末句揔承說。正與實右序相應。

明昭有周。要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式序按典章以定其功罪之等差也。重在序上。此舉亦即行于諸侯。震疊時。典虞廷考績法不同。玩註該揭起此句。歸重在求懿德。不必分政教立說。懿德如綱常倫理。民彞物則入

所固有。只為天下濁亂。人多喪失了。故須我為求之。有註
益字。正與既字相應。蓋武序則善惡已明于天下。而又求
美德以布之。故曰益求耳。既去肆者。張設之言。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書武城。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所謂祭告懷柔也。昭我周
王。天休震動。所謂莫不震疊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
周。則武序在位也。偃武脩文。歸馬放牛。則戢干戈。櫜弓矢
也。建官位事。重民五教。博信明義。崇德報功。則求懿德而
肆之也。

執競

此詩總是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隆。以首節
作主。不必將祖功宗德分看。蓋執競固即是德。是皇何嘗
非功。禮樂一時事。福祿一樣看。

執競以心言。敬勝怠。義勝欲。不泄不忘是也。不妨帶助上
帝。救民水火。念頭說。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便是競。非有
个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不顯以德之明
言成之。基命宥密。緝熙光明。康之對揚。光訓率循。大典是
也。上帝是皇。際彙顯德。上說。註亦字對武。王言見二王之
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亦若尋常守文
之主。憑籍舊業而已也。

自彼成康三句、蒙上不顯兩字、而叠頌之、奄有四方、重在德之無遠、弗届上、緊屬斤、其明者、明著、固全由心体上一私不翳、而就君臨四方上說、便帶言禮樂文章、經綸潤色、亦無不可。
嗶、者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無奪倫也將、者磬以牧之、管以間之、無恣濫也、包八音在內、要見三后功德、宣播其中意、降福重在功德之盛、足以裕後上。
簡、雖承讓、來而大與多、亦自有別、降福已是工祝致告之時、威儀反、猶是式禮莫愆之意、宜玩注愈益二字、辭飽就尸言、反者福而又福之謂也。

思文

此詩大意是就后稷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此一字便照陳常取義、配天言德與天同大、冰言可配天以祭也、極字不但應烝字、直暗攝到末句、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立我烝民四句、一直看下面就百穀中舉來、年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升、非得此以續食、則生養猶有不過也、率字正與烝字相應、重率育不重帝命、常道該得廣、君臣父子其大者、陳字甚活、但就五倫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冰必稷自陳之也、正與思文相應。

績禹之緒。則見司空之功。待後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徒之績。待後以始。

臣工

此詩以敬公為主。答若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戒。嚶緊在維。暮之春一句。

臣工即是農官。如鄉遂有司。稼司農。都鄙有田。墾田正之屬。但須說得寬大。成法雖即下及時。脩事意所該尚多。須會王言。發端大體。整爾成。以時始定為法。以賜之。非先王之成法也。二来字不重。答是稟受而行。遵其科條。若是量度而行。盡其意義。總一悉心遵行。不敢應以具文之意。

箋曰。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戒保介。即以戒農官也。周禮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畬難治。故首問之。如何二字。正是求包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將字。迄字。奄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乘時。急來牟。不必粘新畬。特即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新畬之當亟治耳。厥明。指來牟說。命衆人農官命之也。錢銚也。所以啓土。可用于耕。鑄鉏也。所以去草。可用于耘。銚短鎌也。可用以獲禾。銚艾。用銚以艾也。奄。觀銚艾。緊打着迄。用康年。

噫嘻

此詩稱先王之戒命責農官以盡職重一率字
昭告也格至也至爾農官而昭告之也率時以下作一氣
說率是統率督率之意猶上章所謂命爾衆人允欲播必
先耕故以播厥百穀引起駿發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
洫之內皆為私田不與公田對說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
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
所以為駿發不可以地與人分者三爾字皆指農官乃着
責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
率之

按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以治稼穡即此詩之十千
維耦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
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即此詩之既昭假爾也天
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遂可
知天下
疏義曰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
不給惟視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矣
根鬻

上節擬其容之美下節幸其譽之生各開說人只為求其
相貫所以摠推到德上終是幸強子以為此只是一見便

喜而憂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耳。為先代後主言。自應如是。即如有客一篇亦並不說出德字。斯字指鷺之潔白言。容就助祭時動容言。容是尊之詞。我是親之詞。祀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遺。而助祭又秉精白。故借鷺之容以美之。語意便含喜幸微逗下無敬意。彼謂彼國無兼臣民說此謂王朝無兼君臣言無惡言愛也在。媚之為君上見。無敬言敬也。在尊之為容上見。皆已然事。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也。庶幾是喜幸之詞。不作期望說。味之實有勸勉深意溢于言外。

幾終譽正所謂愛人以德成王告微子曰與國歲休也。

世無窮又曰伴我有周無斃皆此意也。

按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註有事騰焉有喪拜焉是天子有事于宗廟則歸之騰祀宋來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豐年

此極言豐登之慶以見當舉報賽之意以豐年二字為主。年若不豐非早即澇早不宜禘澇不宜禘多黍多稌可例其餘所以為豐年萬億及秭皆就廩言正是多字之意酒醴正此廩之所藏者為之也。界祖妣是宗廟之祭言看本

文以洽字面，則所謂百禮，即是灌將、妥侑、求神、獻尸之類。而註解作備字，則凡養老、燕賓、皆舉之矣。即以祭祀燕享，開者亦不妨降福就方社田祖說，牝皆即在上數句內見。有瞽，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凡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通詩俱在樂上論，惟先祖是聽一句，見合格于祖之意，宜以嗶、厥聲二句為主。有瞽有瞽，如有容，有容之例，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又有相之庭，是廟庭，瞽在周庭，所以和音律感神人者，皆

在是。故曰：總叙其事。

設業節重備器上，亦已。兼奏設業二句，以業為主，業所用

以懸而業下有簾，則持柶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掛

以來羽，皆所以飾業也。應是小鞀，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

鼓，為衆音之統率。此皆懸之簾，業上者，故曰懸鼓。有夏商

楹，是之制。自此一變意，鞀以節樂，磬以收樂，祝以起樂，圉

以正樂，皆樂器之大者。既備管上，數者看，乃奏分明，是已

奏，但末言其盛美耳。蕭管侑舉，又從所奏中抽其小者言

之，以見無所不舉也。

嗶，是贊詞，輕肅，即所謂儼如。雖即所謂純如，兩件合看，

纔是和鳴。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光昭宗德。與其精神
意氣默然相合。上說永觀厥成。不可說是九成。武樂止六
成而已。我客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
作者。宜難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成可知。德重在
和鳴之。足以格祖上。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性
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此蓋一詩而兩用。
非一時而兩祭。

薦魚取諸漼。沮有不忘本之意。潛水之深處也。注積柴卷
魚及薄圓取之等語。似看漼沮成水。不必泥有鱸二句。正

見其多。不重在色。享祀薦其時食之意也。須知薦與祭不
同。祭于廟。薦于寢。祭有常期。寢無定期。青魚者。試而驗之
也。冬日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既肥。故皆可薦。季春則惟
薦鮪而已。講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

雞

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一右字最重。末二節止是歸
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

有來至止。勿分來在途。至在廟觀。注只言諸侯之來可見。
相惟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惟辟公也。穆
穆中。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

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敬指名耳。辟公天子俱是着力字面。末節右字全在此看。

薦廣牡是諸侯助天子薦之也。即是相予肆祀不必泥定是辟公所進之牲。薦牡相祀本肅。雖說曰予肆祀則天子之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二句通承上文來。緩子當作幸詞。不作冀辭。蓋此詩是徹祭時所歌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靈言。文以徽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入。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入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

及字着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惠昌就文王得。天卷上說。后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

緩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眉壽。自末年受命言。繁祉自費為天子。富有四海言。俱作已然者。右謂尊以天子之禮樂。轉得諸侯以助祭意。文母只帶言。

觀規

此詩當以率見昭考為主。而徑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

厥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稟承于新王之朝。若其申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

之靈。隱々含着下意。旂畫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軾前者也。俸革有金。以厄轡首。故曰有鶴。作三件者。烈先承上等威物來言。有昭君賜。揮上。鱣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俱主天子祀昭考言。所謂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

以介眉壽三句。平々從上。孝享落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格先。而介之眉壽。是未然事。多祐是已然事。獲壽以保此見在之福。便是純緜了。重在緜上。緜以自諸侯致之言。俾緜。自使我得之言。惟諸侯緜之。是。以使我得之。庶明也。

福本昭明不繼則晦矣。

有客

此詩為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爵人必于祖廟。故來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閑々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萋苴就旅言。謂萋苴然敬謹者。皆選擇而來之旅也。追琢是治玉之名。篋所謂以賢美之。故玉

言之也。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令人快觀光景。

宿。信。即是一宿再宿。蓋因其廟見既畢。歸國在即。易計其留之不久也。繫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且慢說出。宿字。執馬與下。追之。皆是設詞。

之也。既有淫威二句。說周家待他優異。正是綏之。切要語。威等威也。即所謂福。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降。夷。兼易與大二義。易者無所顧吝。大者莫與比倫也。註云。用天子禮樂。如大輅之車。太常之旂。雅奏朝廷。頌奏

郊廟之類

武

序曰。奏大武也。○此大武一成之歌。蓋以歌節舞。非奏也。

此詩重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以安民為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善。繼述文王。處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無競。惟烈。渾。合安民意思。尚說不出。乞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撲上者。克開以脩和。有夏。輯寧邦。家言。嗣武受之言。武。嗣文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緒。

也。過劉近多認是止殷之殺。固為直截。但殺止于殷。而天下之殺。機未盡消融。則止于此。或發于彼。反似看小止殺之義。而舉克殷後反商一段精神。盡行抹殺。亦恐非象成本旨。還放開說為是。但勿泥定示不復用耳。耆字接嗣字。氣脈來應轉無競維烈。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克成厥志。○此正與此克開厥後。嗣武受之意同。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陪也。

且女未聞殷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達。藁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達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殷

之殺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予小子

此詩以思繼先序為主。蓋以免喪朝廟則將踐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

開口說个閔字。念許多悽愴。其可閔在下二句。國家新造未集。又以皇考即世。荒在哀疚之中。豈不可閔。此三句就有懼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孝以續緒。繼述言不言已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念茲二句連上文說。正見其孝之永。念字最重。陟降庭止。即此念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着

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遂以自己免敬采之。夙夜二字連說。敬不單是思念。在繼志述事上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者王業相承之次第也。繼序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怠荒失墜之也。不忘指序言。而全在思字上領出。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

訪落 大全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懷泮

換一憂隨暢多難之懼。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
及。結庭四句接之。

訪予落止。進群臣而咨謀于淮。政之始也。昭考之道。即其
脩之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率謂循此而行之。艾之為言
盡也。未有艾。本悠哉。說來。惟其道遠。故茫然不能窺其盡
處。未艾而勉強以就。則求合而愈見其離矣。繼字對就之
之初。念言判者。離而不合。換者敬而不凝。工夫不能歸
一言。維予二句。承上起下。見率循之功。不得因難遂止。然
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体道。非謂道難及。但
其事也。庭家分治國齊家看。休者道之餘。休保者殘廢前

所憑藉而不殆。明者心志有所開明而不迷也。此正是處
昭考而賴其休處。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
者。正有待于群臣。

敬之

此詩通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于末二句。蓋
幸得群臣。故其端尤終賴群臣。竟其說。庶可要敬之全功。
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敬之句重看。是一篇大旨。就心學說。不可認是敬天。下文
只稱天以聳動其敬耳。天命一串說。惟天道于敬肆甚明。
故命之予奪難定也。陟降厥士。便日監在兹。一氣說。不作

兩層。凡言陟降。即是無時不然意。此二句。正見天之顯。而命不易。保在其中矣。何可不敬。

不聰以質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昏生怠。如何能敬。日就二句。皆是一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敬也。就是造就。進是精進。是言學之進益如此。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光明。是此心不受纖塵之本体。熙印是其呈露。緝之則復其光明之常体矣。到此地位。即是文王之緝熙敬止。不可依疏義以光明作聰字看。仔有以疑命言。示我顯德。便是佛時。仔有處顯德行。對微詞渺論說。與光明亦非有二。但學求諸已。則自心体言。學資諸人。

則自德行言。

嚴氏曰。佛謂之彌者。言救正其失。不順從之也。

輔氏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个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

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語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是此詩首節之旨。王有感而述其言。蓋不欲托之空言。而欲踐之實事也。

小誌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

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

此詩以首句為主，而求取意只見于末二句。

懲以已然言，懲以未然言，知懲即是能懲。予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廷臣更始之意，勿泥註何所字看。莫予四句一氣層疊說下，勿將信使開看，蓋信之所以使之也。莫予二字正與自求繫相呼應，而肇允二句則指一不可信之形狀，以見不得輕信，如云莫要自家使蜂，自家求螫，起初信桃虫是個桃虫，及其拚然而飛，乃是個大鳥，此明指管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多難集蓼俱指辛螫，拚飛禍憲說，但上句重在幼冲未能甚。

此以跌出集蓼之更難堪耳。集字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為然，取之云者，凡可以謹始慮終之道，無不陳也。

載芟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甸師

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此詩首節至及秭言稼穡之事，為酒至其寧言豐年之慶，末節揔承二意，而推其由來之遠，玩振古如茲句，似是祈禱語意。

載芟二句畧言春耕事，千耦二句畧言夏耘事。

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土之解散固由先

除其梗亦因凍塗釋而土膏動周官籩氏掌殺草秋繩而
芟之繩音孕謂合實也芟其繩則不成熟矣
箋曰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或徂隰或徂畛
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箋又以耘為只耘去草木根株
則仍是了芟林事似于承上起下為順
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彊有餘力謂
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他人田事也有贖
句只帶在盭上看思媚二句間、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
景若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媚却淺而俚矣報耒首斲木為
之

播穀承上做載來由耕而播由播而生由生而盛田之漸
次自是如此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趨綿、其塵
耳實字以穀種言函活是生意萌于中達是生機暢于外
驛、有接續之意傑即在達中見之厥、疊上有厭正苗
盛而可耘時也詳密與莊子所謂滅裂相反
酒是三酒醴是五齊為酒醴貫下祀先尊賢養老三件祭
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禮飲其香
香如飴也椒其馨、如椒也皆酒醴芬芳之氣邦家設燕
享之禮使英賢畢集便是光顯處非必借光仁賢寧亦不
必是滋培胡考但看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便已寧矣按謚

法保民者。艾曰。耆已上三事。通主朝廷言。匪且二句。雖農事豐年分貼。却是一套事。互見之。重匪今斯。今邊以起振古。匪且者。言非獨此天下也。不是說一方。茲字重豐年上。若作祈年看。則是自古有年。所賴神休已久。而今當更錫之年也。

良報序曰。秋報社稷也。

通詩疊。說下自有次第。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此與載芟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既在言外。爰訓嚴利。而加以嚴者。極其銛利之意也。播穀二句帶在耕上說。

茶是陸草。薺茶以卷穀之宜高而寒者。薺是水草。薺以卷穀之宜下而暑者。以字蒙其筮二句說。

積之粟。與其比如。搗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種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擲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人穀也。四閭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盈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正謂俯仰無虞也。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騂牲。有棟

其角取其體之正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似者，踐其迹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統，而垂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記曰：君無故不殺牛。此曰殺時，特牲。蓋周家之重農如此。

絲衣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酌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休同。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頭然，士冠也。大夫以上則帶冕。此二句不重，只言服此服之人而已。自堂三句，是將祭而行禮有序。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食有儀。初省牲，次省蠲，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視意。三告皆告于基。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塾，即是夾室。祭禮壺設于東序，籩豆銅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廂。士則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及西廂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牲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牲與鼎俱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士牲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其充肥。又出

門外舉鼎幕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鼎之潔，蓋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還也。兕觥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不吳以笑語言，不教以禮儀言，總是一不敢慢神之心為之，亦体王者奏假之思也。夫以旅酌交錯之後，猶若視濯省牲之初，固宜神降之福矣。

或云註中壺濯字，是盥洗盆，与洗滌之濯不同。

酌

序曰：句告成大武也。○或曰：酌句也，句即篇

也。兩則十三舞句，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殺句，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

為武，違天悖時，不足以成功。

於鏢四句，及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事，却在

遵養時晦處看。於鏢以氣焰言，照大介說，遵謂守而不動，

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熙及其

盡歸于周，則周之時，遂若光輝赫奕，不帶一毫晦色，所謂

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

用矣。用介正用此於鏢之王師，龍受二句，作一句讀，驕

王之造，謂王者天下大定之功也。驕、蒙大介來，曰造者

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驕、則後人受之者，榮光

莫加矣。故曰龍受，有嗣蒙王造來用，有嗣則照下師字，師

其事者師其時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止是其善法處。因革損益其小者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泰誓曰。予弗奉天。致罪惟物。此可以參純熙用介之旨。

桓

綏。定。二字。是章旨。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歸重在用賢圖治上。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而及萬邦則人心和于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凶而豐。而且屢也。天命

句。承上起下。是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常保天下

意。桓。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

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

全收其用意。蓋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來。商周時尚無

後世鳥盡弓藏薄德。不必照疑忌說保。于以四方。所謂列

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

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其如此致治。而

此遂能靈承之。質之天為無負也。皇字是承上嘆美之詞。

間字。方帶君天下說。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致

治馨香感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

賚

序曰賚大封之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重敷時緯思二句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

動勞天下指求寧言應訓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受其動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緯思不當主功德說正謂土地人民皆其勤勞之可思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布其可繹思我祖惟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安

定也是后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象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彼商之爵及惡德也於緯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此詩以哀時之對為主重朝會上陟山道河是言祭告而朝會在其中敷天二句正發其所為朝會之意也

登高以柴望也柴祀上天望祀山河陞山喬嶽正是高山不作三樣山看亦不可泥定是中岳只大都說所陟之山

如此。俞河不重河神之感格效順。只取由俞順之河以周
四方之岳耳。敷天句中。要點諸侯想望新令之頒。以起下
對字意。哀時之對。如脩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之類。不作慶讓黜陟說。時字指方岳言。聚者諸侯各
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
命就命令說。再言時周。見今之因朝會以布之方內者。乃
是一代新命。欲令人洒然易慮。知所遵守。

魯頌

駟

通詩以思字為主。蓋詩人原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二

馬政以驗之耳。無疆無期無斁無和。亦無大分別。各章上
思字。所包者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減才等字。各應上
彭伾等字看。

在坰之野。避民居及民田也。薄言駟者。謂馬之衆盛。不可
盡言。姑自其駟之在一乘者言之。下四馬正一乘之馬也。
故遂承言以車彭。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只言盛大之
勢。徑。則言筋力之強。繹。是長駕遠馭無心。厥之患。祛
祛。是強力矯健無委頓之虞。馬之盛。還見于彭。等字上。
舉色之不齊。特以驗其多耳。
騏。黑色。騊。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

白色駢者赤色黃駢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周人尚赤而牲用駢是駢為純赤。黃曰駢謂赤而微黃也。騏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驪駘駢雜多以鬣言。駟駘驪魚各帶白色。駢為赤色。惟其黑鬣故不曰駢而曰駢。駢訓形白雜毛形赤也。今赭白馬驪訓毫駢。脚脛也。蓋膝下之名。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道有田馬有駑馬篇中言牡馬者亦是定中華駢牝之意。

有飲

通詩以于胥樂兮一句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在公

明之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接以醉歸。立言亦俱有法。宜以嚴而恭和而節。立說頌禱中尤有交做之意焉。此明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

興取叠用駢字與叠用在公字相呼應。夙夜在公大槩言時之久。不必是自夙而夜。以閑暇時言明之。訓辨治辨則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鷺是舞者所執之鷺羽。振其羽如飛鷺之下。形容樂舞之善也。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是飲者起舞與上伶人之舞不同。

毛氏曰：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故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君上句，即如鄭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之說，而君以適當無事與之飲酒，亦說得有關係。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繼以淫意，勿依不醉無歸說。

在公載燕，燕樂舞在內，自今四句，以足民善後平壽，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無窮之意，穀字該得廣，孫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皆是頌中寓規，此于胥樂子就想見，異目雍熙之盛說。

按春秋魯自隱公五傳至于僖公，敦禮崇信，有明德之望焉。故夫子于經闕宮有書昭孝先之常也。每月書不雨，見

恤農之志也。于詩遂併存之，以立于頌。

泮水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為主。通玩前後，乃全為莊學而作。文德固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

采芡觀斝，相變處，戾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斝建，馬動則鸞鳴，總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猶云無論成人小子也。從邁有踴躍意象。

其馬是儀，其音是譽，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幸泮宮，講義論道，實累世之曠儀，故聲音昭著如此。色咲

匪怒一正一反。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曰色笑。則匪怒矣。書曰直而溫。又曰敬敷五教在寬。正匪怒伊教之意。飲酒是講學事。畢時事難老。服衆作一串說難老。雖承飲酒來。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非籍酒以介壽也。長道是道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故註云。猶大道。順字須着力。屬魯侯身上。群醜就魯邦百姓言。服者自我去。屈他不重在民屈于我。

魯人頌禱。欲君之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穆人魯侯是呼起之詞。敬明者敬以明之也。威儀是明德

之著于身。重二敬字。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是有文武之烈者。茲真能文武則與之相契。故曰昭格。即此便是孝。故可以感神而獲福也。玩此章德儀。則民屬在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攘一處。自是通篇關鍵。克明其德。是平日服遠之本。故先從此說起。其實為受成釋奠。皆在泮。故因脩泮而以服淮夷願之作。還以振作言。蓋脩之是重作。而蒞之則振作矣。做服須本崇文中寓耀

武來矯、四句、正是服淮夷、慶重、在獻功、不重得人、縱其
人、割其耳、獻馘也、受其詞、斷其罪、獻囚也、
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馘取左耳、以其無解
也、
濟、多士二章、言將畧兵威、因歸本到國、獻上、以終淮夷
彼服之意、多士、以將帥言、徒御、方指士卒、
克廣德心、從學中、陶鑄來、重看、允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
有、但為私欲拘蔽、致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故欲其一意為
國立功、必須推而廣之、桓、四句、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
以居功也、狄訓、過是、攘邊使遠去之意、蒸、皇、不重

帥之衆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益、善、不異、是不諛、讓、不
揚、是不輕躁、言紀律嚴也、訕、訟也、問、頌之官也、各相推讓、
畧無爭端、故無可告于問、訟之官、下句、即帶在此句、
角、弓、章、與、四、牡、脩、廣、章、例、看、重、在、獻、上、箋、曰、角、弓、解、然、言
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既、克、二、句、言、器、械、利、卒、服
習、既、以、克、淮、夷、使、其、有、順、命、而、無、逆、命、也、固、馘、不、專、足
兵、謀、騎、與、下、憬、悟、相、應、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可
窺、意、獲、即、上、孔、淑、不、送、卒、字、對、前、此、侵、擾、言、
與、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興、原、不、脫、泮、
可見、詩人通篇、只、鄭、重、得、作、泮、一、事、憬、是、覺、悟、往、日、病、鄙

病把附楚附徐之非，獻琛正見憬悟處，此只以終上率獲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淮夷之貢，止蠙珠暨魚，厥篚玄纈，縞九江，納息大龜，象齒出南越，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以荆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也。所獻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閔宮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首尾皆言脩廟，邇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嘗四章，詳言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敬郊而獲福，蓋魯之有郊為特典，故因廟祀而并張皇之，不並重。閔宮合魯之群廟言也。魯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惟其深閔，故清靜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故言上之結構密也。廟始于有國，始于有周，始于后稷，始于姜源，故從姜源之德說起。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稷，有稷四句，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重稷者，穀之熟，有先後，種穉者，穀之種，有先後，不必分屬黍稷，菽麥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謂稼穡之教遍天下也。績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講。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耳。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剪商，言其勢

非言其志也。天之眉以商命言。蓋紂之自絕于天。已無絲毫留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眉。則周命之齊。有以致之。無貳二句。正本眉字說來。即是殷商之旅。意中語曰。旅不止一入。周公之功在克。成句說出。王曰。叔父。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列爵言。啟字以分土言。侯則伯子男皆在其下。大啟則七十里五十里皆居其次矣。為周室輔。當作與國同休看。方見報功意。乃命魯公四句。即上章建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鳧嶧。川如汝沂。河濟。土田如常許。鄆。謹附庸如顯。史句。須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賦。

也。附庸使廣其封也。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典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曰莊公之子者。紀其世也。龍旂二句。主郊祀說。禮記明堂位所云。孟春乘大路。載旒。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怠。不忒。謂禮與物無過差。大約見于秋而載嘗七句。皇。三。四句。是知而天神格。享來饗也。宜者。無怨恫意。降福之多。如天錫。章事而下一既字。蓋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上尊稱。后稷曰皇祖。稱諸公亦曰皇祖。亦其與既多字相應。

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用郊禮而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秋而載嘗七旬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灼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設于角衡設于鼻預敬其事曰夙戒牲剛正福衡所施者白牲祀周公則不直用時王之禮駢剛祀魯公則不敢悖時王之制犧尊以盛酒而羞則有毛魚之豚切肉之裁太古不和釀器和菜之羹作

三物者有常品也豆供穀核豆供菹醢而大房載半俎之牲作三器者有常數也萬舞兼文武言文舞大夏象文德也籥師掌之武舞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掌之皆言容而包聲在內

籩豆亦要分周公魯公周公十六魯公十二周語云郊禘之事則全蒸王公立既則有房蒸全烝謂全載牲幹魯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大廟俎用椀歲則全烝非房烝也舞則周公八佾魯公六佾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枹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太廟以廣魯于天下者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

孝孫有慶。虛說俾爾歸而。下皆有慶之實也。直管到魯侯是若止。熾者方盛。昌則又盛大矣。以福言壽者有年。滅則又安吉矣。以壽言各兩字相聯。重在下字。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以干戈無驚擾言。從保彼一句。一氣說來。三壽三卿皆壽也。以有同心一德之意。如罔陵以國祚言。亦即是魯邦是常意耳。

伐遠成功。原蒙上獲福。來益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即。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莫我敢承下方入廟祭。有田則有賦。則千乘。誇成數也。有車則有徒。有三萬。舉

用數也。車右有矛。車左有弓。故矛弓屬車。貝冑而朱其綬。只是一件。是徒御之所服者。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曰虜。我伐寇而彼畏之。曰懲。即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事也。昌熾至兵試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佐。昌大至有害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吉。總及及霞極言之耳。富是年壽之富。謂來日尚多也。昌是明盛之意。大是恢弘之意。耆老艾養也。無害即無有后艱意。

疏曰。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泰山兩章。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福之最大者。重在服

未有上。而保已有意。只帶起言之。大東海邦在東。淮夷在南。而徐宅海邦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亦皆連屬于南者。前遂荒貫至淮夷。後遂荒貫至南夷。下皆摠承之。箋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此解切近魯國事情。荒字中有緩懷戡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諾者。遵號令聽約束之意也。是若言魯侯之心。于是而順。莫作遠人順魯侯者。

天錫章是申言郊祭所獲之福。純嘏虛說。下皆純嘏之實也。看魯人大意。專以恢復疆土為重。其言眉壽保魯。即如上文以泰山鬼緯引起服遠之意。還重在復常許眉壽畧。

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備享家邦樂事。而壽又有以享之。所以為純嘏耳。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省。故錫魯以朝宿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為願。居字正見恢復意。燕喜句。虛。點過承上起下。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犛姜之善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体之意。邦國是有粘上。輕說末句。本上眉壽而言。

徂來章與篇首闕宮二字相應。斷是截之于所生之地。度是量之于工作之虜。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俱作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執以將之賜子男樂則祝以將之
註云祝執皆所以節樂。曰執以將之。蓋下
箋曰置讀曰植。執鼓者為楹貫而樹之。湯定天下而作漢
樂。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執與鼓也。執雖不植貫
而播之。亦植之類。按此解置字。則此節首稱執鼓。專重革
夏。雖集傳沿習已久。亦不可不知。其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
奏假是三闋之後。其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
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
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在緩字。思而未成。則不能安。成
則安矣。奏假中即有思成意。亦直待奏樂假之始。來慰我。

執鼓宜深遠而深遠管聲宜清亮而清亮。彼此相濟。故曰
和。高下適均。故曰平。聲。收聲之聲。乃堂上升歌之聲。王
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
則為和平。舉執管亦例其餘也。於赫二句。重在嘆美厥聲。
湯孫。照前。紘我緩我。而伏後一氣相感之意。穆之。美盡
在上文。

鍾鼓盛作。即鼓鍾送尸之事。傳曰。奕々然。開也。蓋文舞武
舞。陳列兩階。次序不紊而已。不復舞矣。須要見九獻告成。
聲容緝盛。意亦不夷。懌亦字。最有含蓄。嘉容亦悅。先祖可
知。政不必須。將格祖。襯出亦字。興亡在念之語。儘可說不

自古在昔先民，疊言以成文，有作，為祭禮也。是作述之作，溫恭者，溫，其恭也。事，即朝夕所執之事，有恪，正是溫恭處。言古人持溫恭于朝夕之間，而凡事之所執者，無一不恪也。要認註不可忘意。碩字有冀望之意，言孫者，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蓋恭敬之心，藉樂以宣，雖勿，祖之來格，而孝孫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故以祖孫一體望之。

烈祖

通詩以有秩斯祐為主，重第三節得天得上，而得天得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摠見今日所以奉祭獲福，皆賴

烈祖之功德也。末節真祖之享，要點傳世不改。天人如故意。

烈祖烈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全要本其功德，如日躋聖敬，布昭聖武，說祐止就其革命，而有天下言，有秩爾無疆，爾是歌工稱主祭之詞，及爾斯所祐所及也。還重在享有成業說，註中脩祀帶言之，蓋賴前人，以繼天子之位，故有天子之祭也。

此節推本得以奉祭之由，與周頌克昌厥后，得以奉于烈考，文母同意。下二節俱承此節末句說。載在尊之義也。該灌猷在內，載清酏而賚，思成作求神而

神至說。說義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即灌穀之用也。至
于羹定。則熟薦之時也。原畧分先後。玩本文既字。與亦字。
自見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既
戒言備之。預既平。言味之美。醴假說。進和羹說。醴假神之
謂也。無言自主祭者言。靡秉自助祭者言。無疆。搃衆眉壽
黃耆二項。

此節即上文註中所謂脩其祭祀。故說者僉謂當提清醑
和羹作主。以見先祐所及。不知載醑薦羹。凡祭皆然。何必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者有之。如此粘合。却看先祐小字。不
如只作斯所之志物。兼盡感神獲福。平叙次。通到下文。

得人得天。自見湯祿奉祭氣象。

約軼二句。要想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
載清醑。進和羹之事也。雖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
溥祿。承上得人意。以起下豐年。莫將人與天平看。黍稷之
多。自遍天下言。不單指王國。凡祭重在染盛。故本文言豐
年。而註點出黍稷。不必泥定醑與羹得此而備也。來假來
享。搃衆天人。協應說。要歸本先祐上節。無疆。以壽言。此節
無疆。即以福言。疆是疆界。借地以形福也。有籍先祐。以舉
祀典。又籍祀典。以承先祐意。

顧乎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祿二字。見一脈相承。此

則并將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象烈祖有秩之祐而將之者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復叮嚀如此。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為給。合也。高

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此詩首尾以天命為重。特詳于湯與武丁者。以始受命者。湯。幾失而復得之者。武丁也。中間土地人民是眼目。武德是根本。而後先相繼是血脈。應以殷受命咸宜一句為主。天命玄鳥二句。還依毛傳。祀疏以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祈福之時。適當玄鳥之至。重之若

自天來為確。生契而曰生商。以商人之生始于契也。亦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古字一讀。輕者不與帝字相連。是後人追言之。故曰古武湯武字。不可輕放過。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即書表正萬邦之正。域即四方之封域。大約是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天下意。四方兼人土言。不單言域。亦兼言人。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是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不殆言固也。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此二句

只要發湯受命之固。不重武丁賴福上。武丁孫子是疊上語。武王只是襲湯之號。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如起敝興衰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不單自征伐上言。若其本原。還要在恭默思道。不敢怠遑。不敢荒寧處者。此句正與上武湯相照。管下文五句。龍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箋云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此二句言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也。王哉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肇只是開廣之意無工夫。此二句言土字無異于奄有九有也。

四海來假二句。蒙上文承糖。而申言諸侯助祭之衆。景負惟河蒙上文肇域。而申言王都建極之雄。不過疊言土地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言景山見是起四方之拱極。言河見是萃四海之朝宗。不可以山川平對。是畿內景山之周皆大河之環帶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發咸字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丁。不宜並重。亦不須扯契來。契未嘗受命也。百祿是荷。即帶受命上說。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受之為祿。搃不外人心土字。

長發 序曰長發大發也。○四時之祿。不陳人慶之。主大祿則合群昭群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

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禘之詩矣。

通詩以濬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撥相土則烈。湯則聖敬日濟。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濬是深沉而不淺露。哲是明睿而不蔽塞。祥即兆字義。長發云者。從成湯而逆推到契也。洪水四句不重。只引起有娥方將意。敷下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疆。直方曰幅。周圍曰負。有娥正外大國之屬。于幅負者。方將正指。

其為大國。帝立舜立之也。生育與玄鳥章不同。彼只言生商人。此直言造商室。蓋契雖始封一國。已濬開混一根基矣。所以為受命之祥。

桓有武毅之意。撥訓治有自治以治人之意。受小國大國者。敷教之地。即所受之地也。與奄有下土一例。達即是百姓親天品。遜教化無所窒碍意。率履二句。正見所以達處。履禮也。即所謂親義序別信。率之不越。根桓撥來。視與視民不挑。視字同。發與四方爰發。字同。正應轉達字。遂字既字。繫。相應。有速化意。所謂以身教者從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

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截是畏其威懷其德一齊向化之意非為之臣也。帝命不違即自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惟其不違所以績之而齊也。湯齊未便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會不違亦就齊字上見。曰齊曰不違要見湯與天命適然會合之妙。敬曰聖敬此自後人指見成者言不必在聖字上着相。日新又新所謂日躋也。敬字乃成湯心學全在心上看下文敷政奏勇皆從此出聖敬三句一連疊說。昭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齊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上便見遲上亦是祇只是上意耳。帝命式圖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亦

只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受小球二章一是即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政之能敬一是即九圍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之能敬。總是以聖敬受式圖之命也。行政與奏勇俱在朝貢先事綴旒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来。駿龐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載得他起。此即天休天寵各百祿亦打轉此意。小球如子鼓壁男蒲壁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即書所謂五瑞不競不紱三句作一反一正看。凡為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纒示競

絀。並用剛柔迭施。便已落。競絀剛柔矣。湯則一無所着。而
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敬德之中正處。
震動懋悚四字。俱就我心上說。震動有張皇騷意。屬過
一邊。懋悚有惴惧畏蕙意。屬不及一邊。亦如競絀剛柔之
相崎。湯之兵一惟代天行事。而反之于心。固非有所逞而
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周事。何所畏縮。此敬
德之鎮定處。要知此只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禁。
惟不震動懋悚。乃為大勇。敷奏其勇。與上敷政優。顛倒
配看。前四不字。分兩句活看。後四不字。合兩句活看。方得
其解。折開便非。

武王載旆。章正伐桀。而有天下之事。有度二字。要提出重
看。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留。罪人不得也。
如火二句。正根有度說。全是以戒惧為奮揚。理直氣壯。故
威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
敢過一氣直下。遂達字在苞蘖上影借出來。三蘖既殄。則
小國懷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敵。橫行者矣。故曰
有截。不必說受朝貢。剪其蘖。而徐及其本。固是行師次序
宜然。亦須發明俟桀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
此一章是聖敬日濟。以下三章實事。所謂不競絀剛柔。不
震動懋悚者。俱于此見之。而濬哲發祥。亦結束于此。

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安。即言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罔不懼于非辜，是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高之中衰。允也天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有聖人之德，未說到敷政奏勇上降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子降之也。箋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商王者，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兩寔字緊應着降字。上實維指其人，下實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殷武

魯申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伐楚是高宗中興第一機括。故從此說到諸侯畏服上。然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而因極言中興之盛也。搃見當特廟世祀意。

捷彼殷武，照前此累世因循，凌夷不振，看奮字緊承捷字。來此二字俱有獨斷獨行人不及謀，發不及距之意。深入三句，正奮伐事，而尤重在深入。深冒犯也，謂犯險而入，不憚勞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逃匿，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惟搃其巢穴，使之形見勢窮，而于以聚致其醜類，使無所復逃，則其地自平矣。此三句作一氣說，以其續

湯之績而可垂于後。故不曰功而曰緒。
傳曰有鍾鼓曰伐。○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
北依涇塞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
居國南鄉見為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畢獻方物日享一
世一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周禮秋官行人
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世見
莫敢不三字極重。從自彼字說來末句乃氏羗自言事商
常禮當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
天命多辟二句雖只是喚起下文來辟之詞然天命兩字
亦非虛設。照下命于下國自見不舉禹績設都亦不足以

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巡就一歲言之故
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稼穡特其一端不知聖
王建侯之意全是為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
事亦無民事匪懈。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勿予
禍譴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稼穡匪解即其庶幾可免禍譴
者。二語有廩上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捷伐猶若以兵威服楚。至引成湯時兵羗責之詞嚴義正。
而亦見用兵原非不得已。則楚人雖負固已久亦當心服。何
况禹績設都之辟敢有不述其職者。此諸侯所以廩然畏
服也。畏字足領通篇之神。

玩第三節天命二字氣脈。直貫至來辟與命二字。一節二句更無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有去有留。虛懸以待其監。而監實際降而寄之下民。之視民之聽。即是天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僭不濫。纔是真能畏民。不僭濫處。就是他不敢怠。怠處。若一怠。便僭濫矣。不必將不敢怠。這推深一層看。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畏民。即以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切記封訓作

商邑二句。蒙上建福來。翼者。政教清明。國勢改觀也。然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說。聲是風聲。曰赫。夷夏皆謳歌也。靈是威靈。曰濯。夷夏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捷然一奮時。將此誓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遺。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派說。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斷二句。言工之飭。松栢二句。言廟制之美。截之所生之。斷移之。造作之處。為遷正以繩墨為方。以斧斤。長短而截之。為度。寢成孔安。

